

古韵新声

长岭镇老年学校诗词班微信群读后

●余永丰

微信平台一暖群，词评诗论议纷纭。中华瑰宝寻真谛，李杜何愁承继人。

游览太白村仲书屋有感

●王学斌

东藩长岭一新村，襟嵌池塘背靠林。道路畅通观有致，庭园幽静美无伦。先贤文迹今犹在，后辈勤劳业更矜。致富感恩政策好，风帆鼓足铁留痕！

偶感

●刘珍祥

人生际遇叹蹉跎，莫测风云变化多。藤蔓有心攀大树，蕙萍无骨随长河。吐丝济世蚕身缚，点火照人烛自磨。花贵草卑因质别，人为人者我为何。

党员服务队电力抢修

●刘文辉

冒雪当风日已昏，冰凌断线暗千村。寒潮刺骨身如铁，剩有初心未降温。

观志愿军

抗美援朝纪录片

●杨勤群

一去苍山黑水寒，如筛弹雨落云端。长津湖畔冰锥骨，鸭绿江隈火魔滩。尚有英魂留野冢，偏多壮士抚伤残。阴霾时聚板门店，梦里犹擒白虎团。

太白林

●过把瘾

高松迎客满山腰，鹄鸟频频把手招。诗客邀来相对饮，青莲作伴笑蓬蒿。

漫兴李白雕像

●余慎身

太白林中一石翁，举杯邀月赏奇峰。遥看山水文思妙，绣口锦心吞吐中。

太白村感吟

●金炳林

应羡诗仙引力强，党群同心干劲长。匠心营造旧颜改，今日仲书名远扬。

参观太白林有感

●江山如画

青山绿水掩层楼，美丽乡村不胜收。好景良辰今又是，诗仙料得更重游。

高铁站送女儿上大学

●太白老慧

高铁飞驰别站台，娇儿负笈向将来。离多聚少终如此，振翅冲霄襟抱开。

咏太白村村史馆

●江运全

村史馆中岁月长，悠悠往事接朝阳。老房旧件藏陈事，石级苍苔诉雪霜。先祖智才传万世，后人勤奋谱千章。乡风民俗皆成画，孕育文明永沁芳。

长岭镇太白林新貌

●虞生

松径新铺曲折行，寿庵诗壁得乡评。举杯同饮枝头月，舒眼相看竹外楹。林下熙熙来往客，亭前阵阵诵吟声。此山有幸谁仙过，灵润千秋草木荣。

江供应天京的中转站。

见诸史籍的发生在三河的大战，还有公元前537年吴楚之战，吴胜楚，楚败。吴楚纷争于公元前510年，吴将伍子胥又一次在此击败楚军。三国时曹操、明末张献忠都在此驻军并在巢湖训练水军。

斗转星移，水路已不再重要的现在，三河古镇应该再也不是军事要地，而是一个供人游览、怀古之地了。

据说社会发展是循环往复的，一件事只有在能被哲学家伊利亚德称为“复现”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不再复现的，就是真正的历史。

三河古镇，虽然成功转型为游览胜地，拥有现代的繁华，但它的身影仍然是历史的身影。没有历史属性的，永远是三河的水乡美景。

整个肥西似乎都是这样，刘铭传故居所在的刘老圩、淮军将领张树声老家张老圩等等，都完全如同江南水乡。

我想，这应该与肥西地处江淮交界处有关；其地有江南般风景，其人则或有江南的文艺，或有淮北的彪悍。肥西出过刘铭传、张树声等多位淮军将领及段祺瑞、杨振宁等人，就不是偶然的了。

三河还保存有杨振宁故居。不过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发现我已经不记得那故居的模样了，并且也已经在镇内穿流的那三条河的名字与对应的河流弄混淆了。其实，当时我就没有弄清楚再次遇到的河流，是刚刚见到过的，还是另外一条。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人不能两次涉过同一条河流。”那么，每次遇到的，都是新的河流吧。

记得清晰的，是回程的事：主人安排我们一行乘船返回，在堤坝上，遇到一位拿着丝网准备下网捕鱼的老人。因为我知道这河与巢湖相通，所以我问：现在这河里的鱼还多吗？老人摇摇头，不多。一般都是小鳊鱼，几乎没有鱼的河流，有的只是水了。

在游船上，我凝视灯光与夜色中的河水，即使灯光照亮处，那河水也深不可测。

有波浪，因此肯定有水声，只是河流自己的水声与游船冲开水面的水声，以及游船柴油机的轰鸣声搅在一起，难以分辨而听不真切。

是的，这是新的河流，它早已将石头的声音、金戈的声音都沉下去了。似乎应该是这样的，因为这是新的三河、新的肥西、新的时代。

晚餐是在三河吃的。三河的菜肴多与水有关。例如三河酥鸭、清蒸鲫鱼、银鱼炒蛋、清炒虾仁、蒜苗烧黄鳝、茭瓜肉丝、凉拌花香藕、清蒸桂鱼、鱼头锅、鲫鱼豆腐汤、炖老鸭、炖老鹅，等等。点心也有酥鸭米面。

尼尔·豪威在《第四阶段——对美国的预言》中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变化无常而且凸显原始本能的时代里。”用餐时，连我都忘记泥土里栖居着的水声了。

副刊

沈天鸿散文两篇

据主人告知，高粱、小麦等等是在发酵中先变成糖，然后由糖再变化为酒。糖和酒竟然有这样的关系，匪夷所思的又一个秘密。人，不过是各种秘密中活着，饮下这酒，其实是饮下了秘密之果。

走出窖池，染上酒香的微风荡漾，想起了据说是胡耀邦在泸州饮过泸州老窖后写下的一句题词“ 风过泸州带酒香”，想起据说写于庐州的《三国演义》卷首词“一壶浊酒喜相逢”。风过泸州带酒香的酒应该清清爽亮，一壶浊酒喜相逢明确地说了酒是浑浊的。那么，清澈透亮的泸州老窖能否也说是“ 浊酒”？ 可以。酒之清、之浊，其实不在酒而在饮者。泸州老窖，清浊咸宜。

入夜时分，天气预报无雨的泸州，忽然降下一场急雨，我们一行正在城墙边泊着的酒船上饮用泸州老窖，绵绵酒香飘入长江的雨和波涛，那不可能返回的真实里，而另一个世界，已经被入侵的泸州老窖蓦然打开……

三河水声

所有的泥土里都栖居着水声，三河更是如此。

三条河，丰乐河、杭埠河、小南河，从大别山汹涌奔流而来，在此穿镇而过而合流，带来并且产生了更多、更澎湃的水声。

大别山奔流而来的水和水声，带着石头。

渔民出身的我，对水和水声有着特殊的亲近感，我熟悉河流的白天与夜晚，并且深知观看河流的最好时分是暮晚。那时，河流逐渐从白昼进入夜晚，河水变幻着，在最后的天光消失之际，开始发出它自己的光……

没想到的是，我看见三河的水，听到三河的水声，是因为刘铭传——参加“海峡两岸（合肥）纪念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诞辰180周年”的活动。但我对刘铭传并无研究，我实际参加的是这个纪念活动中的一项：两岸文学交流。刘铭传，两岸、文学、三河，互不关联的事物，突然显示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紧密的逻辑联系。

万事万物都是如此？

与此相比，到达肥西三河居然正好是黄昏时分就只是一个平常的巧合了。

是一个下着若有若无细雨的黄昏，穿行于三河古镇的街道，渐渐就走进了灯光与夜，不经意间就遇到一座桥，看到桥下的河水。只是这水极其明亮，甚至可以说是繁华的、现代

人文·望江（三章）

●章婷婷

香茗山还有许多值得一游的景点。例如，香茗古寺，这座寺庙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宁静与祥和，品味古人的智慧与禅意。此外，还有褒隐寺水库，湖水清澈，碧波荡漾，与周围的青山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吉水老街——千年古镇

在古雷水流经望江县城南不足两公里的地方，有一近千年的历史古镇——吉水镇。吉水老街就位于这个千年古镇，现在望江县吉水街道的吉水社区，居华阳河北岸，南依吉水河



彩虹 彭霖 摄

安慶日報·望江周刊

另一个世界， 蓦然打开

这里是泸州老窖的高粱基地。泸州老窖是用一种原料即高粱就能酿出酒，而且是名酒的白酒。此中意味深长：“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中国哲学认为天地万物的本源就是一。一，不偏，不散，不杂，不变，“故君子执一而不失，人能一则心纯正，其气专极也。人贵取其一，至精、至专、至纯，大道成矣。此自然界生产力之二不二法则。”《老子》因此断言：“抱一而天下式。”

泸州老窖只用“一”酿成，可能只是偶合，但偶合比刻意更合乎道，更能接近道。道可道，非常道。泸州老窖之酒，亦非常酒。道是说不清的，这酒也是难以说清的。它是一种饮料，但又绝非可以只视为饮料。它不是生命所必需，却又是生命乃至精神所必需。在中国，从上古开始，它就获得了仪式性质，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得兼而不悖。自古相传的俗语“无酒不成席”，强调的就是有了酒才不是一次平常的吃饭，而是一次仪式。并且，也是从中国文化滋生开始，酒就浸润着中国文化，尤其是与中国文学艺术有着特殊的关系，这种特殊关系，是以创作文学艺术作品的人为中介建立起来的，乃至出现了“诗酒风流”这样一个千古流传的成语。现存史料中，泸州向周王朝交纳的贡品有泸州所产“巴乡清”酒，泸州人、周宣王重臣尹吉甫在《诗经·大雅》中所述“显父饯之，清酒百壶”，是关于泸州美酒的最早记载。也就是说，最迟在周代，泸州的酒就已经全国性地进入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了。周代就能酿出这样的酒，泸州老窖的出现就是必然。

我最早品尝到泸州老窖，是在1985年的兰州。甘肃省作协和《飞天》杂志社主办的一个小说笔会，两位藏族作家不喝水，军大衣口袋里每天揣着一瓶泸州大曲。第二天晚上，其中一位来请我去他们房间坐坐。我一进门，另一位就迎上来递给我一瓶泸州大曲，他们自己当然也是一人一瓶，豪爽地说：咱们都把这瓶酒干了！酒量只有一两的我怎么解释都不行，他们就一个理由：这么好的酒，怎能不喝一瓶！

我由此记住了泸州老窖：窖香浓郁，清冽甘爽，回味悠长。后来当然又多次喝过，大多是和诗人们一起喝，记忆深刻的是一次全国性的诗歌笔会，来宾中，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韩作荣和我应邀做了一个诗歌讲座。我的讲座讲过的那天晚上，有人来到我的房间里来要和我喝一瓶，竟然也是两瓶泸州老窖，而这位来客是笔会的司机，一个中年男人。他说：“旁听了你的讲座，不懂。但感觉是今儿晚上咱俩一定要喝一次酒！”

我一愣后真的有些激动——这是怎样的一种诗酒风流啊！绝对无法事先想象或虚构。而他听了诗歌讲座后买来的酒，为什么是泸州老窖？或许

望江挑花——针线里的锦绣世界

一簇幽蓝烂漫花，轻挑曼绣出农家。一根针、一绺线，在经纬布上游织。这就是望江挑花。

望江挑花最早始于唐代，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它的发源起初来自望江县鸦滩镇，古时的望江挑花基于一种虔诚之心，专为敬神之用。晚唐时期，文学家罗隐隐居于望江的香茗山，千姿百态的挑花制品引起了他的重视。他精心设计图案，改进挑花的技术，并引导望江百姓用棉纱代替毛发，用棉布代替麻布，将挑织出的图案装饰于衣、巾之上。挑花工艺也因此逐渐从祭祀活动中脱离出来，演变为衣饰及其他装饰用品。

就这样，最初的民间挑花应运而生并代代相传。后逐渐形成以人物、动物、花卉、风景、图腾纹样、当地的民风民俗为题材而组成图案，再现于经纬，应用于生活。

挑花之巧，在于“正反成趣”。挑针、钻针、游针、织针，看似最简单的针脚，形成可简可繁万千变化的图案。仅凭一根针、一绺线，在青与白、蓝与白的搭配中“游刃”。望江挑花讲究对称、构图严谨，要求画面均衡，在挑花艺人的精心挑绣下，一条条线段构成完美的画面。以至于有人形容它为“无声的抒情诗，立体的中国画”。

望江挑花是安徽省颇具代表性民间艺术之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望江挑花声名大振，有大量作品为业内人士所收藏。七十年代后期，望江挑花作品三次被选作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的沙发装饰，且在博览会、展销会上获奖。2008年被国务院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传承千年的望江挑花，不仅是针线里的非遗挑花图案，更是民众的智慧与文化的结晶，是美的感觉和享受，更是一种可贵的不断创新与探索的精神，体现望江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传承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

香茗山——望江一颗璀璨明珠

香茗山，位于鸦滩镇境内，是大

他本就喜爱这酒，或者就只能说是冥冥中自有天意了。

我那次讲座的题目是《形而上学·符号·零度》。讲的既是诗学，也是哲学。它们需要突破自我形体的形而上。酒也是一样，它是有形的物质，但在中国文化中，它的本质是超越形体的，也是形而上的。学术界借用西方的“酒神精神”，认为中国古代也有酒神精神。其实，就像这个酒与那个酒不是一回事一样，中国“神仙”这个词中，神与仙不是一回事。比如说，土地也是神，但它不是仙。中国所有的，不是类似于西方的那个以生命力冲破理想束缚后的感性解放为内涵的酒神精神，而是酒仙精神。仙者，仙风道骨。仙风道骨是什么？是飘逸，没有形体约束的飘逸。

酒仙精神就是酒赋予的飘逸精神。这飘逸的核心依托是道，也就是老庄尤其是庄子哲学：通过坐忘、心斋，物我合一、天人合一、生死齐一，获得的精神的自由状态。而西方通过酒获得的感性解放仍然是肉体的——感性总是肉体的感性，没有肉体就没有感性可言了。

老庄是中国历代文人的灵魂，但是，坐忘、心斋比较难，坐在那里就真的能忘记物质世界的一切和自己的肉身？用心“吃”斋就真的能百欲皆空物我同一？难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们（那时的官员也大多都是文人）终于发现了一个捷径：酒可以取代坐忘和心斋，使自己进入物我、天人合一、生死齐一的精神自由状态。于是，酒仙精神渐渐形成，酒就从一般饮料上升成了文化。至于各等庶民，历来是受其所处时代的文化所化，因此，虽然不是很知其所以然，也有意无意地追随酒仙精神或者说酒文化，欣赏饮酒所获得的飘飘然了。

不禁想起了泸州老窖的主题词：“天地同酿，人间共生。”它的内涵，包括我上面所述——泸州老窖，最明确地具有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内涵的酒。在泸州老窖窖池，我再次感受到了笼罩天地的高粱的那种沉重。这些现在时的高粱，奇妙地在一个个1573年的窖池中发酵，我能看到的，是封住高粱的1573年的窖泥。湿润的，闪烁着泥土的光泽。酒气，无处不在地悄然蒸腾、缭绕。1573，2016，几百年的时光啊，继续在酿着这酒。我下意识地几乎不敢说话。天地同酿，人间共生的时刻，人应该低下头去，与正在转变为酒的高粱，以及这仍然活着的 1573年的窖泥一起沉重。